

無所不談的劄記(四)

●邵鏡人遺著·王成聖校訂

王闈運喜游戲朝野

王闈運、李慈銘，爲清代文壇兩怪傑，王以「湘綺樓」稱雄天下；李以「越縵堂」馳名當時，學術文章，俱爲士林所仰望。王闈運治學，本諸詩禮春秋，參莊列，探賈董，旁涉釋乘，沉酣於魏晉之間，好大言，高自標置。李慈銘秉性絕敏，於書無所不窺，善古文詞，喜夾雜駢語，若類「陽湖派」，善罵人，有狂生之號。兩人極不相容，各有千秋。惟李慈銘享年不高，王闈運則壽逾八十，入民國後，始病歿故里。茲將兩人軼事，分記於次：

王闈運(公元一八三三——一九一六)，清湘潭人，字壬秋，又字壬父，自署其所居之樓曰：「湘綺樓」。初生時，父夢神榜其門曰：「天開文運」，因以闈運命名。幼時就塾讀書，性鈍，日誦不及百言，同塾生皆嗤之，師曰：「學而嗤於人，是可羞也。」湘綺聞而泣，退益刻勵，日所讀，不得解，不寢。年十九補諸生，自是經史諸子百家語，靡不鑽研，作儀禮解十二篇。會清清末，士子承乾嘉以來訓詁章句之學，習註疏

，重考據，不知修詞爲何事。湘綺慨然曰：「文

者，聖之所託，禮之所寄，史賴以信後世，人賴以爲語言，詞不修，則意不達，意不達，則藝文廢，俗且返乎混沌。……」於是本諸詩禮春秋，參莊列，探賈董，旁涉釋乘，復沉酣於魏晉六朝之間；發而爲文，華藻麗密，詞氣蒼勁，殆非唐宋以下文家所能及。且不僅以文章見長，而學術思想影響於時代者亦甚鉅。無錫錢基博嘗論之曰：

「五十年來，學風之變，其機發自湘之王闈運，由湘而蜀，由蜀而粵，而皖，其所由來者漸矣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」學者許爲知言。咸豐癸丑(一八五三)，秋闈報捷，平湖張金鋪督學湖南，得其卷，驚曰：「此奇才也，他日必以文雄天下。」既入京師，應禮部試，不售。時，滿人肅順柄政，待爲上賓。一日，爲草封事，文宗閱之，嘆賞不已，問屬稿者何人？肅順對曰：湖南舉人王闈運。上問：何不令仕？曰：此人非紹不肯仕。上曰：賞紹。所謂衣貂者，卽翰林也。

文宗崩，西后用事，時湘綺方客遊山東。先是，得肅順書約，入京將大用，稍遲行，而肅順適伏誅矣。遂臨河而止，狼狽而歸。曾有詩曰：

「當時意氣各無倫，顧我曾爲丞相賓。

俄羅酒味猶在口，幾回夢哭春華新。」卽詠此事也。後數年主講船山書院，每期誦此詩，淚輒潸潸下。後嘗以私積千金，卹肅順之遺孤，其於朋友生死之際，風義不苟如此，可以風世矣。

湘綺偶參與兩江總督曾國藩幕府，以「簡屏儀從，延納士子，重法以繩胥吏，嚴刑以絕奸宄」晉勸國藩，俱爲所嘉納。自後國藩益顯貴，賓客多變爲弟子，僚屬，而湘綺仍抗顏稱賓。某年，再赴金陵謁國藩，適值事忙，遣使者招飲，湘綺笑曰：「相國以我爲圖餽餽而來乎？」遂携裝買小舟返，國藩覺而追挽之，則已行遠矣。逾兩年，又赴金陵謁總督曾國荃，臨時貽詩有句云：「若論上將功多少，試問長江水淺深。」讀者不解其命義，問之，湘綺笑曰：「此乃見景生情，是時沅甯餽余五十金，余報之以詩，身在江船，對水賦此耳。」其詼諧往往如此。故雖爲國藩兄弟所禮重，然而，始終未得其保薦大用者，豈無故哉！

清末再遊北京，恭親王奕訢時柄政，慕其盛

名，遣使問國事，湘綺曰：「國之治也，有人存焉，今少荃洋務，佩衡政事，人才可觀矣，何治之是圖哉！」少荃者，直隸總督李鴻章，佩衡者，大學士寶鋆也，而湘綺諷議如此，故親王曰：「此處士之徒好大言耳！」遂不復請益。辛亥以後，士大夫多剪髮，革履，西裝，而湘綺獨不改裝。會值八十壽辰，湖南大都督譚延闓以世家子弟具大禮服往賀，湘綺則紅頂花翎，朝珠補褂，拖辮髮迎接；延闓不得已屈膝下拜。既坐，湘綺笑謂之曰：「君勿詫，吾胡服垂辮，爾西裝髡首，皆外國制也，若能優孟衣冠，乃真觀漢官威儀矣。」言畢，相與大笑不已。

袁世凱爲民國總統，嘗以世姪禮，致書聘問，湘綺垂老再入京，相傳携其所暱之女僕周媽與俱，既晤世凱，呼周媽而介之曰：「此今日之總統也，吾早年曾爲汝言，此公子神健，將必大貴，今果驗矣。」世凱當時局促無以應。又傳曾貽世凱一聯曰：「民猶是也，國猶是也，何分南北；總而言之，統而言之，不是東西。」因當時南北意見齟齬，故藉此諷罵，此蘇東坡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也。

民國三年再入京，就職國史館長，一時名流樊樊山、易實甫等設宴爲洗塵，席間漫談，湘綺曰：「吾走遍各地所吃醬油，吾邑湘潭爲最。」實甫遂戲之曰：「湘潭出將」（醬將同音）。此老應之曰：「龍陽出相」，龍陽縣爲實甫之故籍也，而龍陽君又相傳爲嬖童，亦即北方人所謂相公者也。

湘綺斷絃後，不娶，事實上以女僕周媽爲繼

室；行踪所歷，鴛鴦同載，接待賓客，亦所不避。而猶老健性狂，所暱不止周媽一人而已。相傳有羅嫗者，湘綺日記稱其爲貞節孝婦也，後卒適其男僕蘇某。日記有云：「夜寢甚適，羅氏侍也。」又有房嫗者，亦女僕也，日記又云：「房氏勞困，盱於臥側，外報，韓將軍來，披衣出迎，方與房話，若早一刻，直入臥室，有可觀也。」天真可愛，其此老之謂歟！

世傳湘綺逝世時，周媽輓以聯曰：「忽然歸，忽然出，忽然向清，忽然親衰，恨你一事無成，空有文章驚四海；是君妻，是君妾，是君執役，是君良友，嘆我孤棺未蓋，憑誰紙筆定千秋。」或謂此聯頗能概括湘綺一生，而又道出兩人之關係。吾意周媽未必有此文采，或是好事之徒爲之也。

湘綺自京返里，年八十五卒，遺作甚多，其最著者，周易說、尙書箋、詩經補箋、禮經箋、春秋公羊箋、論語訓、湘軍志、墨子、莊子、列子注、春秋遺傳等。門人輯其遺作爲「湘綺樓集」，凡若干卷行世。其彌留前有自輓一聯云：「春秋表未成，幸有佳兒傳詩禮；縱橫計不就，空餘高詠滿江山。」餘杭章太炎，稍後出，目無天下人，而所學又與湘綺違異，獨稱湘綺文章能盡雅，洵篤論也。

李慈銘「七不」矯世俗

李慈銘，初名模，字式侯，後改名慈銘，字遜伯，又號尊客，浙江會稽人。五試春官，不第，光緒六年，始成進士，終以「越縵堂詩文集」

名於天下。

李慈銘善罵，氣量特狹隘，秉性絕頂聰敏，於書無所不窺，嘗訂七例以自勉：一曰：不答外官，二曰：不交翰林，三曰：不禮名士，四曰：不齒富人，五曰：不認天下同年，六曰：不拜訪薦科舉之師，七曰：不與婚壽慶賀。皆所以矯世俗之狂，救末流之失，而獨思過甚，不免爲世人所詬病。其日記有言：「道咸名士，病在讀雜書而喜大言，同光名士，病在不讀書而好妄言。」其對同時士夫莫不極口謾罵，不留餘地。周星譽者，時之詞人也，彼詆爲險論，詞無可取，趙之謙者，同郡之舉人也，擅書畫金石，彼斥爲惡客、妄子，且曰：「天水妄人，不通一字，而好爲大言，安得賢京兆以大杖撲殺之。」何紹基編修，名動公卿，曾國藩所器重也，彼詆爲：「不學而狂，徒以善書，傾動世人，敢爲大言，高自標置，中實柔媚，逢迎貴要，以取多金，蓋江湖招搖之士，余甚疾之，以爲此乃國家蠱亂之所由生也。」王闓運者，一代之文宗，彼詆之曰：「此人盛誇時譽，妄肆激揚，好持短長，雖較趙之謙等，稍知讀書，詩文亦較通順，然大言詭行，輕險自炫，古人糟粕，尙未盡得，蓋一江湖屑吻之士。」其平日持論苛刻，往往如此。

尊客古文詞，喜夾雜八字駢語，若類「陽湖派」，詩則以清新俊逸爲主，於同時詩人，少所許可，獨稱清初王漁洋能近雅，雅者，正也，欲藉此以抗江西之魔力。一時名流若陶子績、王仁堪、樊增祥皆遊其門，執業稱弟子。同時張之洞以名總督領袖騷壇，而尊客獨與抗顏，然之洞月

且當代詩人，嘗曰：「李尊客之明秀，王壬秋之幽奧，一時無雙。」尊客聞而不悅曰：「孝達以余比王壬秋，則余之詩，亦可知矣，然余之詩，豈明秀足以盡之耶？」

舉世以尊客爲狂生，多不樂與交遊，獨相國翁同龢重其才學。光緒六年會試，同龢任總裁，得卷大喜，欲中高魁，而因故未果，乃改置。相傳尊客謁見時，同龢倒屣以迎，且曰：「以名位言，我固當抗顏稱師，若以學術論，吾當北面而拜也。」

嗣後尊客憔悴京華，亦賴同龢保薦，始任御史，故越縵堂日記，對同龢有知己之感。尊客卒於甲午，年六十有五。遺著十三經古今文義彙正，後漢書集解，越縵堂書錄，詩文集等，一百餘卷，越縵堂日記五十一卷，又日記補十三卷，精博超倫，俱學術界所推重也。

尊客六十一歲小像自贊云：「是翁也，無團團之面，乏姍姍之容。形骸落落兮，謹畏狷狷。須眉悵悵兮，天懷暢通。故其貌豁刻兮，而心猶五尺之童。其言響啞兮，而辯爲一世之雄。不知者以爲法官之裔，如削瓜能少和氣兮，其知者以爲柱下之賈，而守雌以無欲爲宗。嗚呼！儒林耶？文苑耶？聽後世之我同。獨行耶？隱逸耶？止足耶？是三者，吾能信之我躬。」

梁啓超一生奇跡多

梁啓超，字任公，所著詩稿手蹟附飲冰室詩話，古今體詩約二百首，親筆書寫，書法峻妙，氣完神凝。南海康有爲親加圈點、修改，有眉批

、有總評、珠璣盈紙，美不勝收。殆爲詩集之奇觀也。

飲冰室詩話，與前人詩話體例，無甚殊異，惟梁先生則誕膺天衷，器量弘深，浩浩焉，汪洋焉，奧乎不可測，而愛國家、愛民族、愛人類之熱情，又充滿於胸懷，故所選之詩，無世俗所謂吟風詠月，無病呻吟，而強半偏於悲天憫人，如嘖如笑，如水鳴峽，如寡婦夜哭，如羈人寒起之激昂慷慨之作品。誠如任公詩話自跋曰：「我生愛朋友，又愛文學，每於師友之詩文辭，芳馨徘徊，輒諷誦之，以印於腦，自付於古人之詩，能成誦者寥寥，而近人詩則數倍之，殆所謂豐於昵者耶！……」此又一奇觀也。

吾嘗獨坐深思，若梁先生畢生之行誼，及其所遭遇者，無一不超凡絕俗，變化萬狀，幾可謂神奇之人物矣。彼誕生於中國極南部之一島新會縣，先世自福州遷來，歷代且耕且讀，不問世事，不啻桃源中人。生值清同治癸酉（一八七三）正月二十六日，爲太平天國亡於金陵後十年，湘鄉曾國藩逝世後一載。六歲東髮就塾讀，四書五經卒業後，八歲學爲文，九歲能綴千言，十二歲應試學院，補博士弟子員，即俗所謂秀才也，詎非奇跡耶！

己丑（一八八九）年十七，應試秋闈，又中舉人。主考爲尙書李端棻、狀元王仁堪。端棻極愛其才華，故以妹字焉。明年赴京師應禮部試，據傳以解經用新術語不得中進士。歸道上海，讀譯本西書，思想突變。辛卯，年十九，始與陳千秋執弟子禮於南海康有爲。是時，南海先生講學

於廣東之「萬木草堂」。先生日承教益，於中國數千年來之學術源流，歷史政治沿革得失，探討甚詳，並取萬國學術以比例推斷，而求折衷至當之學理。先生自謂：「一生學問之得力處，皆在此年」。其決然盡棄其所學而學焉。棄舊之速，迎新之勇，又一奇跡也。

甲午，年二十二，再遊京師，與一時名流碩學往還頻繁。是歲中日大戰爆發，明年，和議成。南海上書痛陳時局，又聯合公車三千人上書請鑒法，梁先生亦極力贊助，奔走其間，開強學會，譯歐美新書，風靡一時，海內傳誦，其於國人之新知識，影響甚大。又赴上海，創辦時務報，著變法通議，主張廢科舉、興學校，亦時時闡發民權之學說。又嘗受湖南時務學校之聘，總主講席，旋又遊京師，奉旨，主持大書堂譯書局事。以二十餘歲之青年，憑口舌，操柔翰，遂形成維新運動的中心人物，而爲四海所仰望，又是一奇跡也。

戊戌政變，新黨傾頽，舊派重掌政權，西后垂簾，德宗被幽，六君子殉國，南海先生得英人保護潛逃，梁先生亦乘日本大島兵艦亡命東京。自此即以文章論天下事，酣放自恣，縱橫跌宕，爲數千年來文體之一大解放，而筆端又富情感，饒有誘惑力，能使讀者尋繹不倦，爲之傾倒。其所發行之報紙雜誌，每期銷路多至十萬份以上，讀者競喜熟誦，稱之爲「新民體」。此爲先生以文章報國之時代，是又一奇跡也。

三十以後，漫遊美洲，又至日本，著「新大陸遊記」。總期從國民性格上根本改造，以爲政

治改造之前驅，並奮其流暢之筆，儘量介紹歐美各國之新制度、新學說與夫各國學人專家之名著，亦幾無所不包。故清末民初之際，我國人士對於東西各國制度、學術、思想、文藝能獲其梗概者，固有賴於嚴幾道、馬建忠、林琴南諸先生之翻譯，而梁先生酣暢之筆，引人入勝，更有普遍感召之偉大力量。

辛亥建國，袁世凱繼孫文任總統，梁先生歸國，著「國性論」及「中華民國憲法草案」。時鳳凰熊希齡奉命組閣，挽先生為司法總長，固辭未獲，旋即掛冠。民國四年帝制運動發生，湖南楊度實主其事。先生聞而嘆曰：「天下重器，可靜而不可動，豈可以反覆嘗試，導政局人於徬徨歧途，則是自殘其立脚之基礎。」於是發表：「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」一文，正告國人，世凱聞而驚懼不已，乃遣使餽十萬金，欲間執其口，婉謝不受。卒以密計，脫其弟子蔡鍔（松坡）於囚羈，使之赴雲南聯合唐繼堯，組織「護國軍」，通電討袁。先生旋亦自行微服潛逃，間關數千里而抵南寧，勸廣西將軍陸榮廷舉兵以應雲南。其時廣東將軍龍濟光方受世凱封賜王爵，欲引兵西嚮攻護國軍，梁先生遣弟子湯覺頓馳粵勸阻，不諧，竟遭其慘殺。粵軍將西進，情勢危急，先生不得已，乃隻身逕馳廣州，卒以高名正氣、豪情、辯舌懾服濟光，撫而柔之；廣東於是乎宣佈擁護共和，反對帝制。因此之故，北伐順利，袁氏憂沮，民國復生，此皆先生冒萬死，撫柔濟光，有以助成之，是又一奇也。

袁氏暴斃，帝制取消，黎元洪以副總統繼任

大位。先生乃實踐昔日津門送別蔡松坡之贈言曰：「行矣勉旃，事幸而捷，吾黨毋以寵利居成功，敗則以死殉之。」為國事不計私人之權利，先生有焉。未幾，張勳復辟，京師震動，民國又瀕於危亡。先生急急入天津，說合肥段祺瑞曰：「今日之事，非公莫屬。」遂為籌大計，故段氏馬廠誓師，擊敗張勳，再造共和，亦即先生護國一役後，政治上第二次之大成功，此又先生政治運用之奇跡也。

民國七年，漫遊歐洲，欲以人道正義，申訴世界，以期不合理之國際關係，根本改造；以奠定人類永久和平之基礎。然故事體大，全世界又綜錯複雜，故一年苦口婆心，仍未著效；乃悵然歸國，潛心學術，著書達二百萬言以上。同時，任清華大學講座，循循然啓迪學子。十二年，講席由北平移南京，為東南大學及法政大學講述「先秦政治思想史」。一年而畢，仍回北平。於民國十八年一月十九日病歿於北平協和醫院，年五十有七。

先是，梁啓超自脫離政治生涯以來，則亦常喜治詩古文辭，平時投筒札，或相過從者，大率詩詞名家，其所折服者，為蜀中趙熙字堯生，時有質正焉。此外於閩人陳衍字石遺，亦雅敬重，嘗彙集生平所為詩數百首，致之石遺曰：「子為我正之。」石遺亦奮其筆削，未嘗有所遜謝。曾有評曰：「任公詩如其文，天骨開張，精力彌滿。」以余淺識，先生之詩，輒引俚語，外國術語，科學名詞，排比語及佛耶家言，雜入詩句，信手拈來，皆所不忌，似屬天才奔放，不名一家之

作；而與並世南海先生及黃遵憲公度若有相類者。而南海評其詩稿手蹟，輒曰：「深入昌黎之室。」是「杜韓之骨髓」「俊爽無似，太肖昌黎耳。」「二首似韓，警峭如出一手。」竊忖南海之意，則先生詩近於昌黎無疑矣。

今特錄先生手稿若干首，以概其餘。「奉懷南海先生星加坡，兼敦促東渡」兩律，云：

「共有千秋萬古情，為誰歲歲客邊城。

「漢月蒼茫連海氣，蠻花悱惻吐冬榮。

相逢莫話中原事，恐負當年約耦耕。」

「不道桃源許再來，舊時魚鳥費疑猜。

風吹弱水蓬萊近，春逐先生杖屨回。

萬事忘懷惟酒可，十年有約及櫻開。

何時一舸能相即，已別槐槍掃綠苔。」

南海評之曰：「文生於情，沉雄之至，又復華妙。惟其情深，是以文明，前後贈我詩，以此為最。」其「歲暮感懷」兩律，尤為悲壯云：

「鼎湖鷄犬不能仙，慟抱龍髯歲再遷。

禹域大同勞昨夢，堯臺深恨閱重泉。

斧聲燭影從何說，馬角烏頭不計年。

憑望海西長白路，崇陵草劫雪漫天。」

「風雨吾廬舊嘯歌，故人天末意如何。

急難風義今人少，驚世文章古恨多。

力盡當年從爛石，淚還天上莫為河。

由來力命相回薄，休向空山怨辟邪。」

南海評之曰：「射不沒羽，沉痛雄酣，亦復

妙極自然。」吾喜誦任公朝鮮哀詞，今錄四首云：

「禍荼洎上國，赫怒命元戎。

嘶馬關山黑，翻鯨海水紅。

伐謀怯蜂螫，養士付沙蟲。

痛絕殺函路，秦師不復東。」

「旅雁悲胡越，連鷄鬧趙秦。

諸侯兵在壁，四海水揚塵。

地險崇朝盡，天驕受命新。

奉盤載書定，良會最酸辛。」

「地老天荒日，圖窮已見時。

猿蟲消並盡，牛馬應何辭。

濤咽仁川水，雲靈太極旗。

祇應舊明月，曾照漢官儀。」

「搗餓還憂國，奇愁欲問天。

遷流親物化，孤憤託詩篇。

夢斷潮空咽，魂傷月悄然。

勞歌雜涕淚，今夕是何年。」

南海評之曰：「沉鬱雄蒼，合少陵諸將洞房秦州而治之。義正詞嚴，上承小雅，豈愧詩史。其詳瞻亦前無古人，詩至此觀止矣。」

譚復生無情成解脫

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取材首選瀏陽譚嗣同，復生句，且曰：「復生志節學行思想，為我國二十世紀開幕第一人。其詩亦獨闢新界，而淵含古聲，所刻蒼蒼齋詩集，自題為三十以前舊作第二種。」復生殉國時，年僅三十二。其題麥孺博扇

，有感舊詩云：

「無端過去生中事，兜上朦朧業眼來。

燈下彌縫誰一劍，尊前屍塚夢三槐。

金裘噴血和天鬪，雲樹聞歌匝地哀。

徐甲儻容心懺悔，願身成骨骨成灰。」

其二云：

「死生流轉不相值，天地翻時忽一逢。

且喜無情成解脫，欲追前事已冥濛。

桐花院落馬頭白，芳草汀洲雁淚紅。

再世金銀彈指過，結空為色又俄空。」

其語意沉痛哀艷，間有不知所指者為何。相傳有所謂詩識者，以吾人今日讀之，則瀏陽之詩，幾句句有識。且以二十餘歲之青年，竟有此類憤世嫉俗之悲壯語，其流血殉國，若早有此徵兆焉。

飲冰詩話，於嶺南黃遵憲公度詩，亦有美評曰：「近世詩人，能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，當推黃公度。丙申丁酉間，其『人境廬詩稿』本留余家者兩月餘，余讀之數過，然當時不解詩，故緣法淺薄，至今無一首能舉其全文者，殊可惜也。近見其七律一首，亦不記全文，惟能誦兩句云：『文章巨蠶橫行日，世界羣龍見首時。』余甚愛之。公度為清季傑出詩人，有『吾手寫吾口』之妙論，且有志變更詩體，以求符合於時代之精神，然始終未能遙追前緒，爬梳整理，發揚光大，樹立弘模，臻於至善，以為天下後世法為可惜耳。」

清季江西詩人陳三立，字伯嚴，晚號散原老

人，為一代詩宗。飲冰室敘之曰：「陳伯嚴吏部，義寧撫軍之公子也，與譚瀏陽齊名，有兩公子之目的。」義寧湘中治蹟，多為所贊畫，其詩不用新異之語，而境界自與時流異，醜深俊微，吾謂於唐宋人集中，罕見倫匹。記其贈黃公度一首云

「千年治亂餘今日，四海蒼茫到異人。
欲絮頽流還孔墨，可憐此意在埃塵。
勞勞歌哭昏連曉，歷歷肝腸久更新。
同倚斜陽看雁去，天迴地動一沾巾。」

唐才常頭顱酬死友

湖南瀏陽，篤生兩豪傑，譚復生外，有唐才常字絳丞者，飲冰室敘之曰：「余識唐瀏陽最晚，乙未秋，與唐瀏陽定交，叩其友，則曰：二十年勿頸交，絳丞一人而已。余心識之。丁酉冬，講學長沙，譚公乃為余二人介紹焉。譚公之成仁也，唐公慟哭辭家，欲如京師收葬，至上海，則譚公忠骸已南下，因不果往，而東渡謁南海，時有輓聯云：與我公別幾許時，忽警電飛來，忍不携二十年勿頸交同赴泉臺，漫贏得去楚孤臣，簫聲嗚咽。——近至尊剛十餘日，被羣陰構死，甘永拋四百兆為奴種長埋地獄，只留得扶桑三傑，劍氣摩空。至今讀之，猶字字精神活現，漢人心脾。蓋唐公所以繼譚公之志者，早於二十年前矣。唐公流血後，同仁復有誦其遺詩者，僅記二句云：贖好頭顱酬死友，無真面目見羣魔。此詩余未之見也，在南洋時，有人屬余寫之，余為續成一絕云：道高一尺魔一丈，天地無情獨奈何。」

唐瀏陽，丁酉拔貢，少負志節，喜談兵，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。於八國聯軍陷京師時，奉康南海命，由日回國組織中國自立軍，以反后護帝相號召，自任天下兵馬都元帥，不期月而敗，為總督張之洞所誅。年三十四。遺子三，長，蟒，字圭良；仲，友仁；季，卜年。友仁昔年為鉅廳所賊。圭良、卜年，逃匪亂，避地香港。余十年前客港時，識圭良、卜年，俱能詩文，學有淵源也。

章太炎的風流韻事

章太炎，名炳麟，原字枚叔，因私淑崑山顧炎武亭林，乃改名絳，號太炎，浙江餘杭人。生於清同治初年，以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，病歿蘇州，年六十有九。畢生窮究六書，精研經史九流，世稱樸學大師。早年從未參加科試，而愛心國是，倡導排滿，獨立不懼，閤然日章，蓋亭林以後一人而已。其一生奇聞怪事，不勝枚舉，今擇其要者，筆而記之。

幼受學於德清俞樾，學日精進，以治「左氏春秋」，見知於張之洞。之洞方總督兩湖，恢廓有雅量，以獎掖天下人才為己任。乃囑其幕友陳衍字石遺，禮延太炎入幕。時梁鼎芬主持兩湖書院，一日詢太炎曰：「吾聞康有為想做皇帝，信乎？」太炎曰：「只聞想做教主，未聞皇帝。其實有皇帝思想，本不足異，想做教主，未免想入非非。」鼎芬聞言，大駭，具以密陳於之洞曰：「章某心懷叵測，不可用也。」於是諷其辭，並餽禮儀五百兩。乃走上海，遺書石遺曰：「之洞非英雄也。」遂與章士釗、張繼、鄒容時相過從

，因縱論天下國家事，謂吾四人，當結為兄弟，僂力中原。容著「革命軍」，太炎序之。遂為清廷所恨。旋因「蘇報」案，被逮下西獄，幸未引渡，得免大辟。容時年僅十九，亦從容投英國捕房，甘與共難。捕頭云：「爾小孩子，投此何為？」容曰：「我即清廷詔捕之鄒容也。」卒病斃獄中，此真所謂難兄難弟者也。

太炎刑期滿，獲釋，狼狽赴日本。相傳日警調查戶口，表列職業、出身、年齡等欄，太炎則填職業：「聖人」。出身：「私生子」。年齡：「萬壽無疆」。警士莫名其妙，後偵悉為中國之章太炎也。

居日，與孫中山先生及汪精衛、胡漢民等，始有往還，談學論政，意氣相投。先是，中山先生嘗有文記曰：「……在上海則有章太炎、吳稚暉、鄒容等，借蘇報以鼓吹革命，為清廷所控，太炎、鄒容被拘囚租界監獄，吳則亡命歐洲。此案涉及清帝個人為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。清朝向來所未有也。清廷雖訟勝，而章、鄒不過僅囚禁兩年而已，於是民氣為之大壯。……」至是，為民報社任主筆，倡言民族革命之理論。與梁任公所主辦之「新民叢報」標榜君主立憲者，針鋒相對，海內外國人皆喜讀之。

民元就任樞密顧問

民國元年南京政府成立，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，遣使迎太炎至京，重見甚歡。並聘為樞密顧問，其聘書云：「太炎先生執事：自金輪失馭，諸夏沉淪，炎黃子孫，歸於優隸，天佑厥

衷；人神奮發，禹域所封，指顧奠安，實賴二三先進啓牖之功。文，亦得密勿以從於諸君子之後，唯日孜孜，獲未隕越。光復宏業，懼有蹉跎，惟冀耆碩之士，為之匡襄，砥礪民德，綱維庶政，豈惟文一人有所樂與，冠裳所及，實共賴之。執事目空五蘊，心殫九流，擯百家之精微，為並世之儀表，敢奉國民景仰之誠，屈為樞密顧問。庶幾頑懦聞風，英彥景附，昭大業於無窮，垂型範於九有，佇盼高風，無任嚮往。急惠軒車，以慰饑渴。」太炎自訂年譜亦云：「孫公延余至江寧，欲任為樞密顧問，不能却。」未幾，中山先生讓位於袁世凱，黃克強主張遷都南京，俱為太炎所不滿。是年，南京舉行死難同志追悼會，太炎晚以聯曰：「羣盜風竊狗偷，死者不瞑目；此地龍蟠虎踞，古人之虛言。」又太炎遊武昌見黎元洪，一談傾佩，謂溫厚和易與民主政體最相應。迨黎氏逝世，晚以聯曰：「繼大明太祖而興，玉步未更，倭寇豈能干正統；與五色國旗同盡，鼎湖一去，譙周從此是元勳。」絃外之音，令人驚駭！

袁世凱繼任總統，以太炎為革命元勳，國學山斗，中外仰望，為拉攏起見，乃授以大勳位，並任以東三省籌邊使，僅頒虛名，不使開府。太炎憤世凱之跋扈臨民，直言極諫，悉不採納，悵然離去。明年，世凱使賊刺殺宋教仁於滬，又向四國借款，以作肅清東南民軍之用；太炎憂忿填膺，再見世凱，辯論衝突，而被幽禁，憤而絕食。嘆曰：「余為國絕粒死，亦無憾！余死後，經史小學，傳者有人，文章亦各自立，惟諸子哲理

，恐成廣陵散耳。」又與夫人湯國梨書曰：「……不死於清廷購捕之時，而死於民國告成之後，有何言哉！……吾死以後，中夏文化亦亡矣。」袁世凱此時，亦甚徬徨。正值南北醞釀開戰，未便遽釋，但又恐負殺士之名。相傳，合肥王揖唐見於世凱曰：「吾有勸太炎復食計。」世凱壯之！揖唐訪太炎，太炎呵之曰：「汝為袁世凱作說客耶！」揖唐曰：「絕非也。先生以項城比曹孟德，如何？」曰：「不及孟德遠甚。」曰：「先生比禰正平如何？」曰：「正平不過螢火之光，豈足與余比！」揖唐曰：「然則，孟德欲殺禰生，而欲假手於劉表；項城欲殺先生，而假手於先生。」太炎驟然曰：「有是理哉！」，遂呼侍者進食矣。

論文薄唐宋右魏晉

太炎論文，薄唐宋而右魏晉，於古今文人，少所許可。居恆論曰：「雅而不賤，近於誦數，漢人之短也。廉而不節，近其疆鉗，肆而不制，近於流蕩，清而不根，近於草野，唐宋之過也。有其利，無其病者，莫若魏晉。」於清人中推重揚州汪中，並世推王闓運、馬其昶，雖師事俞樾，亦致不滿。彼以為：「文生名，名生形，形之所限者分，名之所稽者理，分理明察，謂之知文，故修辭必原本小學，造辭先求訓詁。」其自視高出時流一輩，往往如此。

上海夙為文士薈萃之區，某年集議，選定現代文人筆語為五十家，並以其某等為八大家。太炎亦列其中，聞而不悅，致書友人曰：「昨聞上

海有人定文，以僕與譚復生，黃公度耦，二子志行，顧亦有可觀者，然學術既疏，文辭又少檢格，僕雖樸陋，未敢與二子比肩也。近世王王秋可謂遊於其藩，猶多掩聲聲華，未能獨往。康長素時有善言，而稍譎奇自恣，僕亦不願與二賢參儷。宜刊削鄙文，毋令猥廁，大行之數，虛一不用，亦何傷於著卦哉！……」

至其論詩，嘗曰：「唐人絕句，不用故實，詩之佳者，不須故實。」因舉唐人句：「估客畫眠知浪靜，舟人夜語覺潮生。」即景生情，並無故實，亦佳句也。中國自古無韻之詩，有之，自胡人史思明起，思明得櫻桃，乃作詩曰：「櫻桃一籃子，一半青，一半黃，一半與懷王，一半與周摯。」左右曰：「何不以懷王與周摯上下相易，則諧韻矣。思明怒曰：「豈可使周摯居吾兒之上耶？」今日盛行的白話詩：「你姓胡，我姓章……」「兩個小鳥在枝頭上亂叫……」或者：「一雙蝴蝶飛上天……」倘使史明見及，必引為同志也。太炎十三年上已過鄒威丹墓有詩云：「落魄江湖久不歸，故人生死總相違。祇今重過威丹墓，尙伴劉三醉一圍。」丁卯，汪旭初遊滬，太炎貽詩，並註，兼懷黃季剛，云：「潮打江城白日昏，黃塵風亂起寒雲。扁舟散髮知無地，青眼高歌尚有君。壯士還空不放仗，書生長賤是多文。愁心忽寄滄波外，一雁哀鳴自索羣。」太炎論詩，注重「清」字；王漁陽洋論詩，首重「去俗」。梁任公嘗謂：「清代經師古文大家之詩，為極拙劣之砌韻文。」陳散原亦常云：詩須「避熟」、「避俗」。各有卓見也。

結婚賦詩男女雙才

民國二年，太炎悼亡後，曾登報徵婚，對於女子要求甚高，結果無一應徵者。卒經蔡元培介紹湯國梨女士，或曰：係邵元沖、張默君所介紹。女士，浙江吳興人，夙負才名，太炎亦素聞其文采，故一經介紹，便易成功。時女士芳齡二十八，而太炎已四十有五矣。舉行婚宴於上海一品香酒樓，太炎即席賦詩云：「吾生如稊米，亦知天地寬，振衣涉高岡，招君雲之端。」又有謝媒詩曰：「龍蛇興大陸，雲雨致江河。極目龜山峻，如今有斧柯。」新娘湯國梨女士亦即席賦詩曰：「生來澹泊習蓬門，書劍携將隱小村。留有形骸隨遇適，更無懷抱向人喧。消磨壯志餘肝膽，謝絕塵緣慰夢魂。回首舊遊煩惱地，可憐幾輩尚生存。」俗稱新人雙璧為郎才女貌，而章湯則堪稱男才女才矣。

婚後之明年，太炎赴北京，遭袁世凱幽禁，光陰荏苒，一年仍未釋放。湯夫人乃致書袁氏略曰：「……外子生性孤傲，久蒙總統海涵，留京原屬保全盛意，惟舊僕被擯，通信又難，深居龍泉，殊乏生趣。伏乞曲賜慰諭，量予自由，俾勉加餐，幸保生命。梨，結褵一載，信誓百年，啣環結草，圖報有日。……」世凱得書不報。及徐世昌為國務卿，又上書致徐請求釋放，措詞至為哀痛，其言曰：「外子好談得失，罔知忌諱，語或輕發實無他。自古文人積習，好與事逆，處境愈困，發言愈狂。屈子憂憤，乃作離騷，賈生痛哭，卒以夭折，是可哀也。外子若不幸遽殞，生

命輕如鴻毛，特恐道路傳聞，人人氣短，轉爲大總統盛德之累耳。氏，欲晉京侍疾，顧母年七十，夙嬰癱瘓之疾，動止需人。若棄母北上，何以爲子！不行，則外子屢病頻殆，殊難爲懷。棄母則不孝，遠夫則不義，氏之進退，實爲狼狽。用敢迫切陳詞，惟相國哀而憫之！乞賜外子，早日回籍，俾得伏處田間，讀書養氣，以終餘年，則不獨氏骨肉相聚，感激大德，即大總統優容狂聲，亦抑千秋盛事也。氏侍母得閒，益當勸令杜門，無輕交結，萬一外子不知戒悔，復及於戾，刀鋸斧鉞，氏甘共之。」世昌接書，雖受感動，但正值南北失和之際，太炎如南返，必不利於北方，故不肯作主張解除管束。時，名流高一涵亦向全國呼籲營救，而輿論界更多要求釋放。世凱知公論之不可違，遂釋太炎。

太炎獲釋南下，未幾漫遊南洋諸島，講述祖國安危，以堅僑民之心。歸後，潛心著述，晚年卜居蘇州，以賣文爲生，又不喜作阿諛語，故世俗亦不樂得之。開國學講習會以授生徒。嘗曰：「國不幸衰亡，學術不絕，民猶有所觀感，庶幾收碩果之效，有復陽之望。」及至逝世，湯夫人決心承繼遺志，廣繼國學講習會，聘章門高足弟子汪東、朱希祖擔任講習。旋以抗戰軍興，東南危急，乃遷會址於上海租界，終以大局焦爛，無法支撐，始有香港之行。夫人之文學，幼年植根固茂，又得太炎之薰陶，故造詣更深。著有一「影觀樓叢稿」。茲略錄詩詞數首於次。

閒居

漸與世情遠，閒居歲月除。

病多愁近藥，客久欲忘家。
蒨意如人淡，秋思寄物華。
開門見黃葉，爛若一林花。

簡竹賢

開門無客到，嵇子寄詩筒。
巫峽千峯近，金焦一水通。
江山烽火裏，家國亂離中。
小謝多才思，悽然懷遠公。

（自註云：竹賢寄示游金焦詩，並蜀游舊作，率句答之。）

鷓鴣天

不解參禪不學仙，開門長閉卽林泉。

浮生非霧非烟裏，又見梅花一度妍。
花正好，月仍圓，月圓花好似當年。
與誰更話當年事，話到當年亦惘然。
猩色屏風舊畫圖，龍鬚方錦夜深鋪。
已涼天氣本來好，攪得秋魂入夢無。
燈欲上，月成弧，碧欄千外露如珠。
殘蟾啼暗梧桐影，金井人還轉曉輪。
以上詩詞，甚見襟懷，有憐才念舊，愛護後輩之意。而詞則一寫閒適之境，一寄愁苦之思，不怨不尤，各表達心聲，非無病呻吟者可比，巾幗中實不多見。

——邵健行編纂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文庫
之二十二

同光風雲錄

邵鏡人教授著
定價台幣180元

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共錄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燾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聶士成、劉坤一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、容閔、詹天佑、王闓運、康有爲、梁啟超、章炳麟、嚴復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王國維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，定價壹佰捌拾元書款交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